廣東新語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人語 ◄

廣東新語
卷八 女語

► 事語

五女將

越女知名者，自征側、征貳始。二女者，麊泠縣雒將之女也。雒一作駱，交趾有駱王駱侯，其將曰雒將。二女初起，自稱麊泠王，據九真、日南、合浦三郡，兵勢張甚。伏波將軍馬援征之，凡逾兩年乃滅。古女子僭號為王，華戎皆所未有，可異也。其後吳赤烏間，有軍安縣越嫗，嘗著金箱齒屐，居象頭鬥戰，此亦女賊之雄，然不足道。惟二洗氏及虞夫人、寧國夫人，可稱女中豪傑云。洗氏，一在尉佗時，保障高涼，有威德。其知名又在側、貳之先，故論越女之賢者，以洗氏為首。洗氏，高州人，身長七尺，兼三人之力。兩乳長二尺餘，當暑遠行，兩乳輒搭肩上。秦末，五嶺喪亂，洗氏集兵保境，蠻酋不敢侵軼。及趙佗稱王，洗氏乃齎軍裝物用二百擔入覲，佗大歡悅，與論時政及兵法，智辯縱橫，莫能折。乃委其治高梁，恩威振物，鄰郡賴之。今南道多洗姓，皆其枝流云。又洗氏者，亦高涼人，其家世為南越首領，轄部落一萬餘戶。洗氏幼而賢明，曉兵略，善撫諸蠻，羅州刺史馮融聞其賢，為子寶求娶焉。侯景反，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。寶欲往，洗氏止之，既而遷仕果氏，洗氏自將千餘人，步擔雜物，唱言輸賦，至柵下襲擊遷仕，大破之。遂與陳霸先會於贛石，還謂寶曰：「陳都督非常人也，厚資給之。及寶卒，嶺表大亂，洗氏懷集百粵，數州晏然。永定二年，其子仆，年九歲，遣帥諸首領入朝，拜陽春郡守。後廣州刺史歐陽紇反，召仆至高安，誘以為亂。仆遣使歸告，洗氏發兵拒之，紇潰散，詔冊洗氏為石龍郡太夫人，賜繡幰鹵簿如刺史儀。陳亡，嶺南未有所附，共奉洗氏為主，號曰聖母。隋高祖以洗氏所獻陳主扶南犀杖遺之，並遣陳主遺洗氏書。洗氏見犀杖慟哭，遣孫暄帥兵迎隋總管韋洸，嶺南遂定。未幾，番禺人王仲宣反，

圍洸於廣州，冼氏攻破仲宜，領彀騎巡撫諸州，蒼梧以西首領皆歸附焉。高祖冊冼氏為譙國夫人，開幕府，置官屬，給印章，便宜行事。降璽書慰勞，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。仁壽初，年八十卒。夫人智勇兼備，至老未嘗敗衄，每戰輒錦傘寶幢，敵望見以為神，諸蠻皆稱錦傘夫人。祠在高州，民奉祀惟謹。有曰虞氏者，英德之虞灣人。唐末，黃巢破西衡州，虞夫為寨將，與賊酣戰而死。虞躬擐甲冑，率昆弟及鄉人迎戰，賊敗去，虞亦死焉。其後兵傜為亂，每見虞朱衣白馬率兵而來，賊輒驚潰。嘉定間敕曰：夫人生能摧黃巢之鋒，歿能製峒蠻之寇，封為正順夫人。立祠香爐峽中。有李氏者，雷州人，五代間，聲教不暨，以強淩弱。李氏勇敢有謀，眾皆信服，遂推以為主帥。偽南漢既平，餘黨剽掠，皆為李氏兵所敗，一方賴之，號寧國夫人，祠於雷州。有詹氏者，東安人李漆之妻。丁亥，漆集兵勤王，以總兵官戰歿。詹氏代領其眾，攻復瀧東西州縣，以功得參將，未幾病卒。自二冼氏至詹，粵人以為五女將云。

南海女子

唐上元初，南海女子所製有《擘鑒圖》，名曰《轉輪八花鉤枝鑒銘》，凡一百九十二字，回環讀之，四字成句。其構思精巧，寓詞箴規，似有得乎風人之旨，可與蘇若蘭《璿璣圖》、范陽楊氏《天寶回文》詩並傳。舊有王勃序云：「上元二年，歲次乙亥，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，予將之交趾，旅次南海。有好事者，以《轉輪鉤枝八花鑒銘》示予云：「當今之才婦人也。觀其藻麗反覆，文字縈回，句讀曲屈，韻調高雅，有陳規起諷之意，可以作鑒前烈，輝映將來者也。昔孔詩十興，不遺衛薑，江篇擬古，無隔班媛。蓋以超俊穎拔，同符君子者矣。嗚呼！何勒非戒，何述非才，風律苟存，士女何算。聊撫鏡以長想，遂援筆而作敘。太原王勃撰。」復有令狐楚跋云：「元和十三年二月八日，子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，夜直禁中，奏進旨撿事，因開前庫東閣，於架上閱《古今撰集》，凡數百家。偶於《王勃集》中卷末，獲此《鑒圖》並序，愛玩久之。翼日遂自摹寫，貯於箱篋。寶曆二年，乃命隨軍潘玄敏繪於縑素，傳諸好事者。太原令狐楚記。」考唐武後時，有南海七歲女子，武後命賦詩送其兄，即應聲曰：「別路雲初起，離亭葉正飛。所嗟人異雁，不作一行歸。」此女子不知姓氏，豈即為《擘鑒圖銘》者歟。此圖曾附《子安集》以行，復為令狐文公所賞。籲，亦異矣哉。

花上八字，枝間八字，環旋讀之，四字為句，遞相為韻。其盤屈糾結為八枝者，左旋讀之，自篇字起至詞字止，當就支脂字韻。右旋讀之，自詞字起至篇字止，當就先仙字韻。

盧眉娘

唐時南海多奇女子，為《犨鑒圖》女子而外，有七歲女及何仙姑，能為詩。有劉三妹者善歌，稱為歌仙。若盧眉娘者，巧於刺繡，皆古今絕奇女也。眉娘生而眉綠細長，人以眉娘呼之。唐順宗初，南海貢奇女即眉娘，時年十四，能於尺絹繡《法華經》七卷，字如粟粒，而點畫分明。又能以五彩絲一樓分為三樓，於掌中結飛蓋五重，中有十洲三島、天人玉女、台殿麟鳳之象，外有執幢捧節之童，不啻千數。其蓋廣一丈，重三四銖，自煎靈香膏傅之，順宗歎其工，謂之神姑。因令止宮中，日惟飯胡麻二合。元和中，憲宗賜金鳳環以束其腕，知眉娘不樂宮掖，遂度為女道士，放歸南海，仍賜號逍遙大師。屍解後，棺中僅一藕屨云。

劉三妹

新興女子有劉三妹者，相傳為始造歌之人，生唐中宗年間，年十二，淹通經史，善為歌。千里內聞歌名而來者，或一日，或二三日，卒不能詶和而去。三妹解音律，遊戲得道，嘗往來兩粵溪峒間，諸蠻種類最繁，所過之處，咸解其言語。遇某種人，即依某種聲音作歌，與之倡和，某種人奉之為式。嘗與白鶴鄉一少年登山而歌，粵民及傜、僮諸種人圍而觀之，男女數十百層，咸以為仙，七日夜歌聲不絕，俱化為石，土人因祀之於陽春錦石岩。岩高三十丈許，林木叢蔚，老樟千章蔽其半，岩口有口磴，苔花繡蝕若鳥跡書。一石狀如曲幾，可容臥一人，黑潤有光，三妹之遺跡也。月夕輒聞笙鶴之音，歲豐熟，則彷佛有人登岩頂而歌。三妹今稱歌仙，凡作歌者，毋論齊民與狼、傜、僮人、山子等類，歌成，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，求歌者就而錄焉，不得攜出，漸積遂至數篋，兵後，今蕩然矣。

陳烈母

陳烈母者，東莞人，宋幼帝駐蹕崖山，母命其子李佳應詔。既行，烈母亦趨廣州，至黃木灣自沉死。佳赴行在，得潮州教授而還，哀隕莫及，乃築望慈台於烏沙之陽，朝夕哭奠，聞者傷之。東莞陳璉為辭，有云：「南海有烈婦，能執陵母節。淚血滿衣裾，泣與愛子別。爾盡忠兮大崖山，吾盡節兮黃木灣。茫茫此恨同精衛，一墮滄溟不復還。」

屈美人

屈美人者，番禺人，洪武二十二年選入宮，擢為美人。屈氏有才德，奉侍恭謹，上恩寵

之甚厚，召其父母兄弟詣闕，宴賚有加，復遣官送歸。予撰《洪武宮辭》有云：「新選珠娘作美人，瀟湘香草滿宮春。《離騷》數為君王誦，諷諫心勞似楚臣。」又云：「三閭苗裔在番禺，有女多才似綠珠。一入宮中稱第一，不曾歌舞上氍毹。」

洗母

南海洗主事桂奇母陳氏，性方正，不喜世俗非鬼之祭。聞魏督學校毀諸淫祠，亟取先人舊所崇奉佛像，投諸水火，妯娌中有怵以禍者。陳氏曰：「有禍吾自當之。」桂奇字少汾，以理學稱，蓋得其母之訓云。

歐陽桂

歐陽桂，連州處女，年十八，未嫁而夫亡，孀守至九十五歲乃終。年八十時，當門二大齒長至一寸，人以為異。予家有姻母何，九十四歲時，生三長鬚，黑色，皆壽徵也。

東莞三貞女

東莞三貞女，一曰水南林氏，諸生翼龍女也。許字陳生元耀，生死，女欲奔喪，父母兄弟共難之，不難得。以語其舅，舅重傷其志，許以吉服迎歸。既入門，伏夫位長哭，哭已，舅姑相見飲泣，遂易衰絰，執夫喪如禮。喪終，乃奉夫主，祔於先人之寢祀焉。尹守衡曰：「夫禮也殤不為後，女不為陳也婦，則陳之不得為殤也後明矣。女為陳也婦，陳不欲為女也後得乎，女歸而陳氏子可勿殤已。世徒以女節論，猶淺之乎知女也。」一曰周塘黃氏女，許字張邦俊子，婿死，女欲往臨視，母不能奪，與偕行。比至，猶及襄夫殯事，越三日，謝其母使還曰：「女為張家婦，不返矣。」夫葬，遂欲殉之，或止之曰：「而姑之初為此子哭也，皇皇不欲生，幸而至，姑乃強為而起，而即死，其若姑何。」女悟，姑哭亦哭，姑止亦止，朝夕奠，輒見有羽蟲飛憑女身如儷然。其一曰棊湖陳氏女，許字於葉氏子，無何葉卒。女聞曰：生則氏郎君，死非氏郎君乎。因痛哭，偕媒妁於歸。尹守衡曰：「嗟夫！藉三女皆不忍其死，三氏子之鬼其不食乎。三女之能不死也，殆有賢於死者也，若三女者，可以風矣。」

聶娘

聶娘，增城人，崇禎庚午，賊於增江口掠得之，戲謂基眉未婉。聶娘從容語曰：「女醮

始婦眉，若欲婉，請假我刀。」刀得而刎。黎美周作《聶娘婉眉歌》有云：「丈夫髭髯愧如此，半尺垂虬掀不起。紫石棱棱婉婉爾，翠蛾如鐵真男子。」又云：「人生安能知死期，沙場血戰吾當為。借娘眉鋒不斬賊，先斬偷生巾幗兒。」

二妃

二妃者，一曰益陽王妃。丁亥某月，王遇害廣州，妃某氏，色美，兵欲妻之。妃曰：「王故夫也，亟具棺衾，得盡一哀，以事新者，當無復恨。」兵出市棺衾，妃陰置小刀數十衤 目衣中，整刃外向，喪服哭泣視殮含，與兵出葬北山。既畢，兵遽前犯妃，妃大罵。兵怒，抱持益急。身數十處觸刃，血灑灑仆地，妃乃反刃自殺。予為歌云：「為我殮王，送之北邙。逝將從汝，不惜新喪。王魄已歸土，同穴終何補。利刃懷滿身。欲切奴為脯。奴血何淋漓，痛楚莫予侮。自剄以報王，黃泉相鼓舞。」一曰滋陽王妃，庚寅春，滋陽、銅陵、興化、永豐、信陽、永寧凡五王，同客惠州。其六月，廣州圍急，奉化伯黃應傑者，與副使李士璉襲執五王，以惠州先降，既而悉縊殺之。王子在繈褓者，及宗室女已嫁者，皆捕殺無遺。滋陽既薨，其妃某氏，色美，應傑苦欲犯之。裸其上衣，係於柱。妃乘間細析下衣為縷，經死。予為之歌云：「夫為王，妃是我。皎如霜，身可裸。何必衣與裳，禮義為包裹。天留一縷絲，以為絕命資。徒勞強暴守，蟬蛻不曾知。」

某氏婦

某氏婦者，順德人，其夫以貧弗克娶，夫之母自鬻得四金，以與之娶。婦入門知之，哭曰：夫以婦故，而令母自鬻以娶婦乎。得婦而失母，婦以夫故，而令姑自鬻以嫁夫矣。得夫而失姑，是皆不孝。然安所得金以贖姑。請於父，貸得四金，使甲往贖。甲匿金紿以被竊，婦痛哭兩日，計無所施，即自經。鄰裏聞之，執甲至婦屍所，震雷暴起，擊甲死，火燔甲衣，金出於袖。婦聞雷聲復蘇。屈子曰：噫！雷之能死人而又能生人也。有如是哉，乃援琴為霹靂之操曰：一聲倏兮雷轟，聞之者兮一死一生。嗚呼噫嘻兮，雷乃救人，人可救兮，雷何獨私於孝婦之身。

林氏李氏

林氏者，廣州之河南鄉人。丙戌城破，林氏投珠江而死，番禺羅賓王吊之，有曰：「黃泉隨母逝，白璧為夫全。抱玉雲飄海，沉珠月在淵。」又李氏者，番禺三元市人。庚寅廣州被圍，朔騎抄掠得之，不辱，賦詩十章而縊。有曰：「恨絕當時步不前，追隨夫婿

越江邊。雙雙共入桃花水，化作鴛鴦亦是仙。」味其辭，其夫必先自沉者。又有王桂卿者，廣州人，為張參戎之妾。丙戌，年始二十，兵至，拜辭其夫，彈琵琶一曲，自經死。鄺湛若吊之，有曰：「墜樓未散香煙夢，被髮猶存石鼓歌。雁柱隻今餘玳甲，為憐落木晚風多。」

天濠街婦

庚寅冬，廣州城拔，天濠街有婦繈負嬰兒，以長繩係腰，接於樹，赴池而死。事定，引繩出之，色如生。予為之歌曰：「妾身不隨波，豈必長繩係。所慮黃口兒，一去無根蒂。」

四孝烈

歲甲午，新會縣被圍，城中糧盡，守將屠居人以食。有莫氏者，諸生林應雒之妻，姑將就烹，莫請於兵曰：「姑老矣，肉不可食，妾幸膏腴，可以供君大嚼也。」兵從之，姑得釋，而莫就死。有李氏者，兵欲食其夫，哭拜曰：「吾夫五十無子，請君食我。」殺之，以首還其夫，使葬焉。有梁氏女者，其父諸生學謙，女年十一，請代父死，兵不忍殺。女謂兵曰：「君以女兒身小，不足以充一飽乎。」將奪兵刀自剄，兵乃殺之。諸生吳師讓妻黃氏，亦代夫死，兵哭而殺之。是為新會四孝烈。予哭之有云：「可憐窈窕三羅敷，肌如冰雪顏如荼。再拜乞充君庖廚，解妝請代姑與夫。妾年尚少甘且脆，姑與夫老肉不如。請君先割妾膏腴，味香不負君刀殳。食之若厭飫，願還妾頭顱。姑老夫無子，妾命敢踟躕。有女年十餘，緹縈亦不殊。哀求赴湯鑊，保父千金軀。」

李氏

李氏，名子秀，連州人，貢生紹英之女，舉人莫矜之妻。丁亥，避亂洽洸。賊至，拘其夫及二子以行，李氏跣詣賊所，見其夫被縛甚急，指賊大罵。賊殺之，以其義烈，為之具棺殮葬而釋其夫與二子。嗟乎，李氏者，蓋善於救夫者哉。

麥氏

麥氏，香山小欖鄉人，諸生黃肇揚之妻。癸巳冬被掠，憤罵赴水，兵捉其髮繫船間，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，既沒復湧出，作憤罵狀，如是者三，兵競射之乃沒。予吊之云：「

入水不肯沉，罵奴猶未畢。身輕乘文魚，三躍江中出。佳人一赫怒，波濤為羨溢。髐箭雖紛紛，難損芝蘭質。去為湘妃娣，魂烈知無匹。」

順德六貞女

六貞女者，順德龍津李氏處女也。丙辰春，粵東大亂，有強暴謀脅致之，六女懼且不免，以酒相酹，一夕同赴水死，其家合葬之龜山之陰，好事者為植女青其上。予吊之曰：「冬青一樹分男女，近日男青讓女青。不見龍津諸女子，萬年枝上顯精靈。」萬年枝，即女青也。

謝氏

謝氏玉華，番禺市橋人，同邑曹世興之妻也。世興卒，玉華誓不改節。其父母給之歸寧，車至門，女即自刎，家人亟救之。玉華左手探喉，右手引刀再割而瞑。又某氏者，南海蘭石人。夫梁，庚寅城破，某氏誓決一死。取二小刀，一與夫，一以自佩。未幾兵至蘭石，夫被殺死。某氏視含殮訖，即取所佩刀自割。姑驚哭，視其喉未斷，欲敷以藥，某氏亟再割以死，此二事相類。予為雙刃操以寫之，辭曰：「嗟烈烈兮佳人，知義兮不知有身。手持喉兮一再割，血灑地兮紛紛。夜有光兮非青燐，鬼伯抱持兮叩天閽。」

莫烈婦

烈婦莫氏，新會人，美而寡，守志不嫁。甲午，新會被圍，婦家人登陴拒守，兵窺其室無人，抽刃脅之，婦以首觸牆，血流被體。兵殺之，投其首於糞盎中。事平，其姊夫往而收瘞，首重不可舉。歎曰：「阿姨禮義人也，生與我未嘗相見。」走告婦兄，兄舉之，應手而起。予吊曰：「螓首邱山重，蛾眉日月光。簾帷生不卷，巾帨死猶防。」又曰：「一絲孀婦命，九鼎美人頭。」

二烈婦

二烈婦，皆番禺人，失其姓氏。癸巳、甲午間，有蜀人彭襄者，知縣番禺，鄉民逋賦，襄遣役人捕之，得其鄰一婦甚美。襄使婦沐浴，將嬈之，婦碎瓦罌自割死。又捕一婦，婦自訴，妾本諸生某妻，家無田，並未逋租，明府役人妄拘妾。欲行無禮，妾死不從，乞明府即治役人之罪。襄笑曰：「汝本農家婦子，為吾衙役所愛，亦何負於汝乎。」婦

大恚恨，即觸階石而死。是為番禺二烈婦。比年州縣有司遣招撫丁，或瘋人入鄉催糧，婦女被其拘執，以不肯汙辱死者，不可勝數。噫，予安得盡其姓氏而紀之。

順德某氏女

順德某氏女者，其父以許何氏之仆。何氏尋以訟破家，乃取聘金於女父，女父還之，將以其女改嫁。女使人謂仆，必無二志，且使再納幣焉，幣至，女父怒而麾之。女潛出，與仆相持痛哭，約以舟來，至夜舟不至，女遂自經，時年十五。予嘗為待舟操以寫其悲，其辭有云：「月將落兮潮水平，舟不來兮傷予情。獨立沙洲兮涕淚零，無人知兮惟流螢。掛榕枝兮心戰栗，裙帶斷兮泥沒膝。舟迎魂兮更莫遲，波濤驚兮魂恐失。」

長樂興寧婦女

長樂、興寧，其民多驕獷喜鬥，負羽從軍者十人而五，蓋其水土之性也。其男即力於農乎，然女作乃登於男。厥夫菑，厥婦播而獲之，農之隙，晝則薪烝，夜則紡績，竭筋力以窮其歲年。盎有餘粟，則其夫輒求之酤家矣，故論女功者以是為首，增城綏福都亦然。婦不耕鋤即采葛，其夫在室中哺子而已。夫反為婦，婦之事夫盡任之。謂夫逸婦勞，乃為風俗之善云。

黎母

瓊州府城西，故有黎母廟，相傳雷攝一卵於山中生一女。有交趾人渡海采香，因與婚，子孫眾多，是為黎母，亦曰黎姥，蓋黎人之始祖妣云。黎本鳥獸之民，其種性自卵而來，固與人殊。自古至今，宜王化所不能及也。

羅浮女道人

羅浮女道人素月，嘗募種梅千本於梅花村，雅能詩。有云：「玉女峰頭人冷笑，杜蘭香去嫁人間。」

椓者

劉鋹時，宦者有為三師三公者，其官號加內字諸宮使字，不啻二百。女官亦有師傅令仆

之名，目百官為門外人。群臣小過，及進士狀頭，或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，皆下蠶室，令得出入宮闈，亦有自宮以求進者，由是宦者近二萬人。貴顯用事之徒，大抵皆宦者也，卒用龔澄樞以亡其國。潘美平廣州時，有宦者百餘人，盛服來見。美曰：「是椓人多矣。」悉令斬之。蓋宦者自椓，亦椓人以盛其黨，故美以為言。然當時宦者，亦有賢能如邵廷錡者，廷錡今祀東莞鄉賢祠，天下宦者得祠，惟廷錡一人。其椓也或因小過，未可知。詩云：「夭夭是椓。」夭者草之柔長，椓而斷之，譬人方少好，榮如桃李，而人作禍以椓之，民之無祿，至於如此也。

割股婦

有李昌期妻者何氏，東莞人，鄉貢士何漢臣女也。舅姑有疾，刲股煉糜以進，疾尋愈，鄉人嘉異之。夫逝，守節三十年乃卒。宋咸淳十年，邑令袁夢冊為立孝婦坊。景炎二年，旌表門閭，賜束帛。元初，重建孝節坊。永嘉梅時舉曰：昌黎嘗辯鄠人旌門為非禮。嗚呼，人有不愛其身，起親疾於垂死，乃以不孝律之，俾與好勇鬥狠同科，為善者懼矣。仲尼曰：有殺身以成仁，親親仁也。苟可報罔極之深恩，緩終天之鉅痛，雖生有所不愛，於尺寸之膚何愛焉。捐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，一念之烈，雖通神明感天地可也。如慮其因毀滅性，則自古皆有死，鮮聞以刲股死者。不惟不死，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，天且弗違，而況於人乎，旌之宜也。抑又有說，子事父母，婦事舅姑，一也。父子之合以天，自繈褓已知有父母，至親也。夫婦之合以人，笄而嫁始知有舅姑，由疏而親也。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膚，非人情所難。由疏而親，雖體膚不敢愛，此人情之至難也。唐房玄齡妻剔目，五代李氏斷臂，此各為夫爾。史尚誇詡為奇節，如何氏為舅姑刲股，當進於房、李一等，不謂之孝可乎。夫逝時，世方浰洞，何守志堅厲，嘗裝遣族女之孤者，傾囊笥，捐簪珥，絕無靳色。是不惟知有孝，且知有節與義者也。嗚呼，賢哉。

墜樓婦

有林氏婦者，新會塘下村林子昭之女也。適鄰村某，寇至，婦與其稚弟在樓中，樓高六七丈，甚堅，寇攻樓未下，欲焚樓。女曰：姊弟俱死，則父嗣絕矣。負其弟於背，從樓上覆身墜地，頭面迸裂而死。卒存其弟。過者稱其樓曰「孝烈樓」。予為之銘曰：「婦一墜樓，節孝俱至。一完婦身，一全父嗣。負弟於飛，賢姊有翅。免孤毀傷，杵臼不易。背有鬼神，矢石皆避。前有梁媛，後有林氏。以墜樓傳，仁義之事。」

錦桂女

歐氏女錦桂、連州人，其父紹裕，以女許賈繼保，將行而繼保卒，錦桂易服奔喪，自矢守節。鄰婦勸之，剪髮斷一指以拒。家貧，手植花果，紡績自給。有司屢旌其門，以細女紅布答之。年八十卒，論者謂婦而守志者，禮因於情。女而守志者，情生於禮。昔王文肅之女曇陽，許字徐氏子，徐早死，曇陽為之縞素。文肅曰：「爾尚未事徐，何以服為。」曰：「隆慶皇帝賓天，士庶哭臨，豈皆食君之祿耶。未嫁而可為夫服，則亦可為夫守矣。」嗟夫，女之節也，所以成仁。《易》有節卦，為女之仁者而言；有恒卦，為婦之仁者而言。錦桂、曇陽，其皆女之仁者哉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